

由來集卷之十七目錄

書

與李之文

與陳伯符

與歐植伯

與沈鬼典之

與王阮漢先生

與沈茂仁

與沈少卿

與顧實甫

與沈少松余公

與沈有善

與沈少松

與王叔文



與沈君典

與君典開之

與馮開之

與王元美先生

與李之文

與周元孚

與王百穀

與馮開之

與王百穀

與田亦

與馮開之二首

與君典開之

與沈君典

與君典開之

與馮開之

與沈嘉則二首

報謝文

由拳集卷之十七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李之文

家兄奉老母拉署中正擬足下與俱不謂竟得
札登然不來也慎悵何已董陽明博雅士僕居
明時雖不肯昔還往然契義相期矣昨至海上
人持足下書渠自為長歌一章長成一首

下閔僕貧更無以為家為僕置負郭田三十畝僕
之饘粥稍具矣不妨便老也諸故人終始竟屬之
文固知不佞眼中不失人

與陳伯符

不見伯符三年矣江上秋風初開夜月照鏡結軫
一曲巷燒燈把酒細語雄談歷歷生雲煙俯仰
無天地此驪若可長久侯王何貴哉旬日之間星
流霞散伯符折而東僕折而西如斷蓬一離本根
隨長風飄轉天涯相失茫茫何之每念瓊樹枝心

斷何言足下騎瘦馬長安稱失意矣然有才如安
仁年少而風流又明粹溫夷穆乎老成秉心內朗
應機外員東序天球的然國寶即坐冷青蓮佐三
輔師表言為春華行為秋實持論折角說諫解
良亦遠又何如老廣文白首龍鍾而猶婆娑此
哉夫賈生非不抱長材習知古今治亂稱關美
第才識英朗器局未定不無跌宕喜事之習所以
第步足下之材具不減大傳請足下五策盡夫
安又青年而有黃髮之心英有壯年之行

僕面孔猶昔爾三十年以前奔走饑寒三十年以
後勞苦簿書踐歷艱難備嘗世味者無如不肖而
知不加達行不加良人物伎倆居然故吾何以見
足下今得銀邑煩苦萬狀足下所知也勞苦甘之
此則在我者其有不在我者獨奈之何以為私利
則甘置身不肖而名行盡喪私利安可為也以為
仁義則或指為近名而反以得罪仁義安可為也
僕雖至不肖終不敢自廢穢德以辱九族而負交
遊至是昨毀譽顯晦升沉懸解久矣足下勉之光

此令德青雲伊始慎作功名僕當先至四明天
上掃一石以待足下開之諸君良可與語僕足下
了廟堂之策永結煙蘿之綠款書敘心足下亮哉

與歐楨伯

僕居東海時則雅聞古近有歐崙山先生其人
嘗而詎屢博學有高才文章如司馬遷其
雖李顏義翼某極佳於勢利又如楊子雲其
其為然幾性疎於勢利而不求其利其

自放起而仰視。遮中飛雲，便以為遠。少年結屋，野大江橫於門前。春雨秋潦，長風卷對靈潮。走沙洪波，浸窳下者。決旬僕乘孤槎，往來駕鷺群飛。鷺驚相呼，人跡罕至此。時少且亡，賴直思騎金龍。其上出海門一，至龍伯國而還。以故野性益習，踈懶日甚。偶不自堅，漫從諸公遊都下。譬如海鳥，一旦去平沙島嶼之間，而遊於上國。彷徨自失矣。以故居都下，亦閉門下榭，居半歲無一人知者。會友不伍者，客先僕哀而為文哭之。為沈君典馮開之辭。

君見而奇之，問為何人。作或以僕對，相約聯騎。過我三及門，僕猶堅臥不起。諸君排闥尋我，臥內僕不得已，強起擁布被，據床林而與之談。談有頃，呼童子取衣冠。諸君信可人，自是日取酒掃榻而延此二三相知。二三相知稍習，不佞願益喜。無事見過旅舍，有茂齋一章，相與偃息。其下或乘或重，丙夜不罷去。而問外之客，日益疎。二三相知，意而合，請舍亦無恙。而味非敢為。茂齋之

途人者此豈人情哉又有賢貴大人懷刺先於僕
出僕之文章讀而賞之再三愛好篤至而命僕無
及門僕即無及門座主先生至感恩知己者也董
董從稠衆謁見政府而未嘗一及私第至今使座
主先生尚不識僕面孔僕之踈嬾率直誠為有罪
然寔非敢為訛誕也嵒棲野宿之人微時幸驟
而躡草履漣漣長安耳目盡易心鬼陞極安得周
旋俯仰如素官舉止山野則其固然苟非深察鮮
不為罪今屈首為一令世故漸涉周旋頗熟而真

此亦漸以漓矣儵忽之鑿混沌將為若德適害之
爾僕曩居長安亡所恨恨不蚤自結交先生亦不
知先生之拳拳於不佞若是友人馮開之來言先
生亦言李宛平宛平奇杰士注念僕良不淺僕心
感之不及以姓名通蓋不佞平生大都不敢先人
令處踈賤益以局促先生為我謝宛平公友人來
得先生詩一牋一雜刺數種窮兒暴富矣敬羨
官歸山林生色近讀其宦廬京口諸名山遊記因
知其有今日天放二龍手屬北鴻有便布此

案牘勩率爾不次

與君典

條風駘蕩景杳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
良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即
閒寂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
糞壤即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因待天飛刺眼鳴
鳩聒人坐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
錢唐見存白紵頭數日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
還白數日借彼綠力暫解我天袷相對嘯歌一破
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巖澗雙眉放數日遂復
攢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
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與元美先生

適有一客從婁東來傳言上元夫人遣一力士貽
書報先生名占僊籍勸先生脩上清之業百歲後
白日飛昇住蓬萊山頂寧有之乎先生學究吟嘯
語賦鴻蒙故自非人間凡骨今髮半如銀夫而
顏猶十五童子並堯花色僅因疑之爰問於下

已屏去文字之綠壹意脩真服食誠如是先生為
韓稚圭嬾婆人代遂翱翔清都真千古大快事下
土賤士聞之心神躍躍飛揚天地之外也果爾幸
勿見秘勾漏令苦丹砂不成奈此塵劫何即得為
八公鷄犬亡所恨惟先生命之敬美先生遂得請
乎急流勇退亦神僊之亞子念遊台岩歸不

與沈楙仁

兩淨足下尺素宛如談對不佞自拉吳中尋芳信
於居穎時故人音問往往闊絕

書而俗務種種無端攪人擲筆起罷矣形神復
救且無好懷即勉強作一書重可通寒暄不復得
雅語則又念足下金馬貴臣文章鉅儒不佞即下
土賤吏不能作一二清言而徒齷齪為溷子語湯
以寒暄漬下執事之聽竊不自安以此久缺問訊
非敢為簡也足下溫然長厚而僕又嘗辱一日之
知言不以疎賤見遺乃僕自次且不敢前如墨
耕墟布衣編褐而見王公貴家女彼不相啗此
蓋滋爾足下業為金華侍從行且登

業宣此鴻烈，儒者遭遇可謂命達。而僕不肖，領下邑朝夕勤宣。天子之德意以佐元元，亦不可謂不過也。神龍不咲，螟蛉當斯，不羨大鵬。僕知分矣。今日廟堂之業，僕不如君。他日山林之樂，君亦不如僕。率然言之，足為一拊掌。開之東冲，然馮先生止一崩，緱無長物，嘗一至青溪，相對清絕。君家所親楊生，雖屬不佞，部下士不肯以足下故。一至縣庭，楚楚居郊園，良可愛敬。僕寔未嘗有所推分，成足下高雅也。不宣。

與沈少卿

莫廷韓歸不得，足下一字以為恨。足下遂忘僕乎？足下忘青浦令，非忘僕也。往足下恨僕不佐長牋，而直寥寥數語乎？今一字吝之矣。屠長卿為令，乃不能當沈先生一字，人果不可以無官。然令亦太強項矣。何敢貽書數千里而數長安故人。幸足下寬我僕，乃為調笑，非數也。足下居長安無恙，不佞自移，其中勞苦百倍於昔。晨起理髮，感我二毛。潘安仁年三十四，而是二毛。僕三十八，而足下

安仁居河陽有滿縣花僕居青浦有蒿萊安仁緙
約美丈夫而僕顛顛如老媪安仁詞賦齊轂二陸
而僕椎魯不能吐一語大約同也足下在諸曹有
轂名位且日起僕之支離欲以令起家取功名難
矣公等坐致大業不佞若不能從請為詩歌里言
以咏盛美冗次念故人不能已遂遣老蒼頭走數
千里奉訊足下言不宣心相示以臆

與顧實甫

足下之高才盛德僕曩固雅知之至用情於不肖

若此其篤至僕不能深知也此肩而失足下僕之
耳目不復可使矣開之來道足下晒藻蔚起朗映
人代不忝王氏宅相之親矣而顧眷然一椎魯小
吏迺知屈子膏艾良亦近情便欲裹糒走數千里
一奉清塵而還而爵羅羈人身亡羽翼江河遠絕
含意不申將奈之何久慕君家元美先生並以事
一登弁園自後書問皆皆通謀辱王先生許可而
簿書之吏為文法所拘持不得長奉執鞭之役此
心良缺近聞敬美先生乞休急流勇退便是飛

足下立金馬門下各位差不薄金石鴻藻鳳慶吳
彩不識言一息敬鄙賤不若僕之廓落何足復挂
三功在人通顯動引山林聊以為高初非實際又
有其在長林而身絳未紫不得自解免徒勤燕窠
者若僕則不必夢想山林會須有人放之或
儀進除野廩祗宜艸澤商賈之士豐強務
之人舉動踈野性之所近真不可強僕
令以求不規兩間慙交遊於某足矣
溘體亦清羸所需於世間之穠腴有數
煎潔自將

可以冀過願弟不難於庶潔而難於媿阿居北方
簡樸處猶可移之吳會非鄙陋所宜矣園轉敏捷
尚思不堪而况僕之固陋用拙者哉艱難困苦之
中直以日為歲所幸上有天下有交遊志行苟
孚升沉不問僕之領邑而出也謂庶勤慈惠奉法
守正而不阿庶幾免乎頽有不盡然者此非僕之
所能了矣譬如良家女不幸出為人奴掃除易力
擊突難為轉盼之間動而涉過人如之家為一
爾今為不肖之翁媪者何可數計獨奈何

來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旨哉斯言僕奉
以周旋矣種種苦情投筆滂及亦恃惠子之知己
伏惟足下臺原

奉少宗伯余公

相公居闕下隆不自度頓首奉書致寒暄之私者
再矣踈賤小吏迺敢抱只尺之贖累溷尊嚴犯罪
犯罪則以相公東海鉅儒人倫標的而隆幸竊同
里閭固平生之所日夜延頸者隆自為諸生輒忘
其常布之賤固嘗為書數千言瀆長者清聽則不

肖傾心大人先生非一日矣客歲神往相公不能
自已每欲遣一介行李問百福屬大計且屆期遂
巡引避不敢前而饑渴之衷莫可自制則於北鴻
之使附布一言荒簡良甚言之動寃相公長者倘
不罪鄙賤伏惟相公德業伴造化制佐參神明乘
時奮跡宣猷勳德配陽春功在亭毒此真孤高
重降列星再出佐嘉熙史冊餘光被來梓譬如大
雅振響某願比於六馬莫不并轡以殊庸特屏

也雖精類與夫此行亦無何也仰謝

相公少賜教植其何幸如之敬遣家僮馳不腆之
辭奉候台履不任瞻戀惶悚之至

與沈有吾太史

賤子鄙性復駘弛行能不足比數雅無鄉曲之譽
鄉父兄長者駸子弟畜之賤子亦甘寂處退處江
壩蓬蒿滿戶矣猶以雕蟲薄技謬錄於二三知己
間有大人之遊家貧無藏書罕所涉覽偶從士大
夫借一笑寓目焉嘗出一縷而已學又無師承所
謂結師心獨出罔詮正覺徒耽耽作野狐禪偶為

大宗門所蕪不堪拊掌屬有天幸往往得承顏色
於當世之賢者不我麾去如君家山人居然是味
同也而賤子亦請以北面之禮見箕仲長孺感許
氣義比肩而論交賤子不肖誠不自知其得幸於
諸君子若是乃足下之文章行義卓絕今古即今
緜曠千載遼遼萬里循將神交精馳越趨決然而
從之而况大賢並接宇下不得一室恐一旦先為
馬以為長恨則以足下官京師侍金華而賤子方
困泥塗無從自適惟心往矣足下東歸

田叔首問長卿無恙及賤子丙子北上是下又儼
然損惠珠玉爛馬色澤蓋似深有意於不肖者一
作小吏日苦囂塵久不得一吐胸中積愆缺然為
恨足下人物權衡天朝瑚璉而不肖鄙庸下品
誠無足當長者矚睽顧其志可念爾待罪鄙邑亦
惟是日夕兢兢擇地而蹈罔敢踰法度尺寸救邑
父老子弟頗安其拙乃聞有向長者橫佐口語此
必不肖有涼德於彼偶不自知不然者何以至此
伏慚足下哀其蠢愚而置之幸甚

與李臨淮

君侯青海龍種崑丘鳳毛束髮論交各無經而赤
九域天下豔慕英雄延頸莫不佞往者固嘗於交
遊處窺見一斑私中良切願安敢望執牛耳之盟
庶幾古人執鞭之義而遠方布衣常帶名字不聞
於上都亡從自進乃以公車之役旅食長安幸得
以薄技見收於二三君子又幸得以友人之推舉
交於下執事也僕平生惟鄙亡他嗜好獨於
蠶魚好食神僊字又好折節時賢而世

能翫敲取名園轉滑稽以遊於大人苟非從寡廓
相視鮮不對面而失之如僕之獲交於下執事相
雖蓋殊有數非偶而已也朱第傾觴琳宮飛蓋二
三友人狂呼大噓北斗下挂星河倒流千載奇踪
真宰所忌把袂不數轉盼河山而僕乃為邑小吏
支離塵泥踏躅路旁望長安諸貴人如閭閻群便
矣顧猶念君侯逸羣之骨不當淪於五俗相期於
作數語展訊故人僕今者叩閭閻則實以故
非以君侯之胡元瑞不佞同說

居長安把臂定如故漂轉以來

音耗幸為

致此情

與王敬美

往讀先生遊名山諸記骨中何磊塊哉耽幽攬勝
語語烟霞知先生誰抱尚平之癖無何聞先生疏
乞身于鷹賀監千載同聲矣久之不得的耗想疏
入不報也 朝廷固惜賢達恐未得遂臥山中季
鷹黑髮歸五湖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良足極達士而賀監白首始從 天子乞鑑湘

無不可百代而下豈以賀老不若張公哉盡了四方之志然後永結五嶽之緣疲抱九僊骨朝披一品衣如李鄴侯要亦不失為逍遙先生弟稍遲之賤子遊道忘味亦淺放筏雖後於先生而及岬或反先之亦可知終當杖策追先生於雲山煙水之間長公穎異當是蘭臺石室中人先生高才曠度豈應凡骨他日聯翩雁序
一大快事賤子無狀誠妒之矣
私心良恨昔趙咨道經營陽

亭次望塵不及謂人曰趙君過界不見心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之而不肯坐戀五斗空望車塵海內必且姍笑某不比於人以袖障面自惡也先生寧有意乎奉去竹筴一握乞先生為書近作數首庶幾哉出入懷袖日被清風肯為不肖誤一言更幸非所敢望也日求長公佳篇業已見諾煩先生一憇憇之只尺婁東精爽飛越

報賀伯聞

昔人有言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今天下不

雄而足下謂僕名滿人耳僕即胡敢為名高不佞
無助龍之姿而有麋鹿之性少栖海曲沈寂無人
沈洋自放讀書粗承大義為舞章好坐寂廓語
而才不逮情氣常浮格立馬橫梁意氣有之而不
講於黃石之畧徒野戰爾縱衡江淮間或可得志
何足當足下節制之師而足下謬見推轂倘非衷
言乎不佞未嘗識足下面孔亦未獲盡黃武庫之
藏往從馮先生所讀尺一便見文藻跌宕骨懷磊
塊嘗鼎一臠大畧可睹矣豐城神物可遠望而知

而况親捧瑤華單辭隻語足覘明月又何心淋漓
盈楮若斯之富哉曩一讀華栴香三日不去口因
風遙邇遠接長牋三年不奉足下報音僕心良未
已也替嗣宗就孫登蕪門與語種種登竟日不答
夫以嗣宗之賢尚無一足當孫先生而啓其玉書
矣其玄論即僕可知矣乃者遂儼然荷足下簪
之音小吏裝緘虹霓之光上燭於九天五藏
懸然上氣何休泰也中間高自矜許言不
人兩營僕亦以為不佞之不佞是亦

情遠韻頗謂近之僕真是下之友也願以馮生為
介紹交於足下矣夫榮名亦幻富貴何論達哉張
季鷹但取生前一杯酒不用身後名杜征南沉碑
或亦未達余登聖賢王侯蓬穎之上未嘗不泣然
心悲也大丈夫苟不用身後名即文章亦救帚麈
公尚平庶幾吾師乎他日不佞與開之方且共脩
玄素之業足下才氣胸懷定然此輩中人願無以
在資故抱此悄忿坐彫素心使者還率爾寄吞其
諸情事非相見不可悉不腆救邑冀借寵靈不佞

與馮開之

足下坐占西湖領畧風月淶水奏曲桃花佐觴此
造物者私足下不佞神往名區形留垢溷憮焉自
穢矣足下無賴好弄人復盛言西湖詫我使我邑
邑不怡醜此印綬如熱條鐵字官亦寡廓矣湖山
之間若可容乃公止須片石不相假而令乃公為
處禪之虱耶昔人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此非
為懟誠以為無聊也僕不敢慕王公天官貴者
雖事以此故好我爾報不能無定亦無然也

粥之資又無辟穀之術區區以五斗困一大人先生
生位稍而媿范萊蕪諸公矣足下近况佳適聞嫂
氏玉體且康出與故人賢者拍浮酒船入與細君
焚名香而彈寶瑟即蓬萊僊人欲深其處塵囂之
士豔慕何言君典昨有書來擬於今月過訪足下
湖上然後偕卿泛青溪之櫂而造物者妒之會有
長女之殤業已中止為之惆悵心斷嘉則先生亦
未渡江此中久不消其近耗君房中第亦吾曹一
喜往君房言即不出出則不敢負人不佞且望之

矣此君終可人伯閣儼然損書才致雄放高自矜
許當遂豫吾此流非孟浪者不佞將把袂論交且
又足下之友也新刻都雅可觀第僕意欲直稱由
拳集其上不必冠以屠長卿三字更官之足下所
刪十之三四為不佞藏拙甚善所刪去篇目幸一
一示來脫有一二文字可去而其人其事有當在
者尚欲為足下請之亡則遂已之不敢自庇護也
近位可多存不熱妻之家鮮有奇寶足下恐第
姑就其人存之若僕則宋人之自寶然石良可

一咲漬癘決瘡豈能自割須他人操刀惟足下留
意焉更望稍秘此事承命作歡賦古人作賦運以
一二紀不佞一夕而作此其何能工然沉着不足
飄爽有餘方之江鮑亦是宗門足下讀之懷當為
拍拍然矣古樂府嗣作若干祗用舊之出以新意
不襲前人一語嘗見作樂府者好濫相剽襲陌上
桑云使君自有嬾羅敷自有夫此古今絕唱而傅
玄改為使君自有嬾賤妾有鄙夫可謂點金成鉄
手近世李于鱗擬樂府全襲舊語有一篇之中更
三四字遂掩為己物僕不敢以為然感懷詩必不
忍棄去今增唐惟良曹子念二首置之楊公亮後
徐彭二子叙都作六朝語徐當為前叙彭為後敘
二子既作六朝足下當為史漢嘉則恐不可無一
言王百谷於不佞有知己之雅恐亦不能忘情僕
往所自製可刻之集中題當云何足事定之不款
棄去也僕近者玄虛日進盡情轉空替伴三不款
辨五岳甚不款抱淫惑之心積曲突之過以不款
棄去也僕近者玄虛日進盡情轉空替伴三不款

字之魔尚未能伏足下清真大得湖山之趣近更
當精進幸有以教我雕垂之技恐終非至人所貴
淫思滑精為患亦不小倘兩者都不就文字不藏
於名山姓名不登於石室侵尋歲月董同朝菌僕
之進退安所據乎使吾兩人同處一室可以朝夕
相砥共磨去就今復乖遠若此言之抱痛愿各努
力勿負初心相見何時足下命之

與沈君典

仁兄出門遂化為車下塵人生不滿百何自苦乃

爾邑中無佐貳官區區一令上事貴大人而下
庶務入視邑篆而出治水垢不及沐旣不及食
神且耗將安所稅駕矣聞仁兄在舍園何處別時
之也馬上懷人泪及馬足迷跳而下道旁提筆馳
訊歸途當出何道幸不惜相費武康山中儘可投
足則有蕨薇在吾饒吾腹而閒吾心何至佳如此
狀伏惟仁兄終惠教我所不輸心有知微日開之
爾東下不歸途必使久報我

昨使者來率爾訓答殊不盡鄙情要江還二兄會
於何所想蹤跡尚留滯吳門如從泰山絕頂望
練神目幾竭矣百谷竟通耗不過金閭而不一接
此君恐終是缺事吳姬買不挾之艚中泛五湖此
便是范少伯本色第太蚤爾新人即能勝故幸勿
使孫夫人抱長門之恨恐他日更煩長卿始謂姻
事仁兄倘非裏言不肖無德以堪之不敢遽信乃
徐察仁兄似屬至情不肖望不及此喜可知也有
如青松不移皦日可指當遂作千古壽事惟諾此

在仁兄不在僕皇天有情仁兄當得好女即孫夫
人委麒麟兒請為後期此事望聞之兄一德憑之
野棠亦尚相聞長孺欽之遂送書為歸言二兄情
無為詭妄區區細味輕羅來新夫人裁為余表衣

王與馮開之

日

西

年

情處別君與之流却吳姬好不消雀月明
若此而欲與君共不與吳姬別後五湖相
為

始有生色衆急欲仁兄未消此句懷

與王元美先生

王孝廉見過拜嘉命之辱願小子虛薄何敢言不
朽之業先生愛而忘其奇醜獎進後來此自先生
至性敢不敬承日來淫雨為虐不肖徒跣踉蹌泥
沒於脛矣敝邑鞏春間豫築圩隄今得不為災天
道放晴倘可無事而歲再潦吏茲土者罪狀可言
日疲恤思君與自婁江還金昌遂買一吳姬泛五
湖煙雨去古來英雄都未免兒女子仁詒書以妙

嚴楚說云末賊夷地悉播毒而月未識能感之姿
當為少伯所嘆先生業證長道兼獲譽以世言聞
要悉沈却別後近究爾嘉則先生醫藥具海橫注
精家亦通問月餘矣然澤寄七卷未見家
司馬兒咳然以是月揭先生為龜馬包
期嘉則其集來先生所收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新考文字者天常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
先生為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來猶與李之文

自來勞苦不可言以天之靈足下之福處李善飯
不病亦公等天之驕子而僕為天之微子敢少快
快乎所可喜者四月初四日亥刻室人奉一子彌
月之先一日沈君典馮開之及嘉則同日來作湯
餅客各出金錢洗兒兩長庚星一少微星全日照
耀此兒而沈郎手摩其頂大說曰此兒風骨秀異
不出二十即飛揚九州他日文章不數阿爺科名
不數沈郎笑開走按至潘後云貞于大書蓋沈郎

善相人術馮生善日者言問小字於沈先生先生
字之曰阿雲雲間生兒也阿爺無賴烏能生佳兒
克間過承長者粉飾但得善伊吾阿爺小詩跪地
佐虎子只矣才望富貴所不敢冀足下得無嘆其
言乎家母健甚山妻免身後亦健僕以一清貧換
平安二字無厘故人諸郎君析產居尊公當遂安
問此舉良是足下文譽日起請來札味爾雅操筆
之業可不移桑陰而知慰沈慰沈貴方伯也下
使人痛悼聞計即遣祭葬生年八

想當入目邇來治水禳田泥沒至邴積勞殊苦毛
髮為枯備記二三同心投長竿河曲雙柑斗酒起
聽黃鸝聲不知隔幾世矣能不惘然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歎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漣娑嘉
勳幸微寵靈於足下此時自謂范張可作管鮑不
死洎弟以小吏奉奔走之役蒼茫分手僕夫在門
辱足下持觴過我逆旅相對黯黯行不行數視

小影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念此便使
人心折足下湖海雄心烟霞傲骨三歲之中西得
請於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迴翔故林昔人所
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方浮萍於南
北踐更灾羅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尋二毛真世
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漸深世味都
盡人生能幾兀兀胡為東海之曲可以投竿或尋
足下荆南夢澤之間長嘯而入紫煙永遺世氛
證大道快矣哉讀懷人諸作字字璀璨由中之

故多適者出薊門下潞河底遙臨返荆楚登覽山
川新篇當更侈幸不悵見寄君家季子詒我長牋
藻思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如君家兄弟定
然寘倚懷諸君近作效顰西子幸大賜雌黃高丞
罷官遂遣吏從行便布數語冗次據案勒狀

與王百谷

僕並給書君典開之過吳門而不見王百谷先生
亦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此後兩君書來云遂與先
生投分結契稱石交矣僕心良善然高賢作佳會

石山名勝而僕不得與命也又不無懊我白懷
君典買吳姬以娟好相詫且雅感足下從史不謂
磊塊丈夫風情政自不淺君典與不佞有女蘿之
約且指蒼天以為正矣史生有僕亦幸一從史之
僕故重其人非以其金馬貴客如君典者政使布
衣蕭然更可鄭重爾開之為不佞校刻小集敬懇
先生一言自知緼廣欲借飾山龍惟先生園之日
來治水讓田益以多事可憐王大令華中人化為
泥涂溷子茅觀海內雅流非迴翔清華即高爾

月不佞獨奈何坐困鄙賤下與輿臺等僕今不慕
開之君典而慕王先生三山五湖近在足下僕復
何言仰慙黃鵠頰媿遊魚開之約望前再過竺頭
先生肯與俱僕且邀西山白雲以待足下

與馮開之

沈郎挾吳娃泛五湖煙雨去便謂足下買江陰棹
矣不意尚留王先生竺頭昨遣一訊王郎缺足下
書奈何為情沈郎買一麗姝而足下挾龍陽平分
風月大開吳門西太史亡賴東南霪雨疑二足下

所為不佞日來被髮跣足踉蹌泥水中上告雲君
下告陽侯駭癡龍妖蛟勞苦不可言今春嘗預備
水田隈圩力障洪川而不佞手擲瓣香即操香案
敝邑當得不灾有如兩歲再灾民生行且殄今料
妾歸不佞苦情如此而諸君方把樽聽嘯嗚瑟香
欲直躡天門攬司命之袂而問之妾惡不惡相
乃貴賤勞逸何遠絕也雖然僕不好子雖貴亦
當奔為故人辦一杯以無相忘即是矣是亦不
空先生正先生知君且怨空亦不空也

生計必私竊香團啖足下不然者幾何不立稿來
書去江陰令將為足下置負部急赴之此賜僕貧
作措大面孔不能厚遇馮先生聽長卿雄談勝得
千石黃耳米愿足下與王先生及家田叔速過僕
僕自駟龍呪神後情思太恟恟不佳須足下急來
消之脫問種秫田吾力猶能為足下地使仁兄以
此奔走縣門不佞弟之罪罄竹莫數矣百谷盛稱
雙鬟至使田未垂涎老奴猶憐况我乎幸携與俱
不佞當冠進賢執手板而拱立從旁聽一曲便當
令君片時風月也家田未土木形骸魯男子自許
而垂涎雙鬟此不可曉手中宣廟冷猪肉一朝墮
地

與王百谷

昨走一力問足下想當達掌故不謂開之尚留
頭家田叔亦不相聞如張公子何故僕自東家
爾寄穀田未勿怨此言大雲沈郎小姬髮才
尋便携以去猶豚杜舍人歌綠葉成陰遠
盡誤以雙鬟為龍陽既乃知忠之未也

解事可嘆如此曾記馮岳囊中青銅三十萬地
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青屏而歸若然開之今
日定須寤爾有故人在當不至唱蓮花如卿所云
僕曩在天門下誤回盼真人三千粉黛故被罰在
人間溷子了與風月無緣然口尚多微辭幸勿以
村翁訛我所云文生滅跡縣門僕故無從倒屣亦
偶忘君卿并日書不及使人物色也是下咲僕重
雁門太守而輕逢掖僕媿皇甫威明多矣然謂僕
專下二千石足下非逢掖邪若人以不識玄真子

為倍吏僕之失於先施惡得自解免矣僕自駢龍
禁雨來顛顛日甚一聞談天快人語一除煩懣
幸偕開之田未濕秋并携謝晚鶩人詩來

與田未

嘉則先生客海上遲足下先過三頭然後馳報嘉
則俱至王元美先生所乃不聞消息者久之忽報
行李已次吳門悵其真門館於王百穀過馮開之
良友佳會恨不得從何日謁元美不佞業已三
與意於王元美矣王元美甚知先司馬在

想當即為搗管聞田未稍後歌兒飲數十年老窻
頰晚施粉黛與少年姬按笙度曲乎一咲一咲老
母在家園肯極感君家母夫人細君雅意聞足下
且至命婢子掃地焚香以待幸有以慰之

與開之二首

別足下遂曠若隔世下之清相逢幾何西湖之
上亂峯週遭林壑窈窕不知何丘寄足下之杖屨
乎東望伍回桓堪癡絕錢唐山川瀟佳洵吳越甲
秀乃人物有風調者甚少足下誰與朝夕意到興

來或成獨往花下小車煙中游船水窮雲起愴矣
忘歸此時而屠卿若存者其樂何云造物固不令
若此也足下聰然物外而下官日就鄙淪足下即
念僕當不如僕之念足下切也或都置不念非僕
之本懷何敢以此度足下今天下豪雋塞路何齒
不肖金石之烈渺無前期潘安仁有言身齊遠民
名雖下士彈策賦詩可以忘機惟恨平生不能兼
酒博覽美善幸免寒麻進士為所羅所屬以林

取譽尤有知諸公遂偕孫登王烈長嘯入林何匪
不遑感昔歎逝情意坐銷足下之與司命帝君似
分義差厚不得已能為下官乞一廣文官僕之齒
牙猶堪閣閣向諸子談經何久溷此中為往不從
公等教令悔誠無地不然者何至只尺欲與一故
人相見而不可得偶結一念便欲擲頭上進賢冠
足下有可提我出風塵幸不遺餘力承仁兄及賢
嫂氏念及寒荆果於四月初四夜亥刻舉一子沐
髮矣作書時寒荆倚牀嗚僕寄聲謝賢嫂相見之

期在足下不在僕下官區與士彭徐而外又有一
沈獻可者元美廷尉門下士也才甚宏麗元美亟
所許可失意於時薄遊錢唐特為引見門下其人
品爾雅有致青翰舟中可與擊汰揚波足下朝川
之兼迪也賢嫂才調不下子昂管夫人湖上管絃
時一同聽聽不足下出對賓客則如子遠入對如
君卿如相如直承明則如東方撫湖山則如管仲
矣食德傳歸亦果許人代風雅事足下少事其

文誼楚

僕蓋密遣一細作物色君典於西湖之秀至廿六
日亭午得飛報知君典魚服過足下三業與俱
馳至就李而不密以聞何故兩賢如後何知鄙
人鄙人之望見君典猶仁兄也西人厚自閱無
逃關尹矣弟之用情如此天下有人海饑之粟
二足下何以慰之言之飛動

與君典開之

千古西湖為林叟措大兩點今章得二三大英雄

一洗之大為湖山吐氣湖上諸位似有神助是日
晨起肩端佳氣薄莫使人回不佞坐中遠讀兩
君家詩語天結碧頭上雲物玉色爛如錯紉明
墨是日不至是何祥之文章如此詎不上動天之儀
非湯護者其足下天放開達奈何今不佞獨時
猶未敢來此處牛底帶法線家存老鏡不
惜其意然亦對其意而自微也

乃有此等人物作此等言語未佞乃滑爾時坐
古人僕即化為異物固可已恨見二君文章想
君眉宇恍墮崑崙萬仞罡風中骨驚神慄忽忽毛
羽生於骨懷湖上復值嘉則先生狂呼大語一片
湖山恐蹂為荒丘此時何處可着乃公乃公平時
稍高自錫謂亦復奪氣何況梁生輩哉二君既至
秀州便可買權青溪望見故人直以夕為歲至姑
蘇而後視我不佞即男子之化為石矣董走吏復
將鄙意二呈下急圖之

與開之

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然每至分携便成悽絕
要亦人情足下泊舟郭外僕病不能出城視足下
病而復傷離作惡殊甚別後數以書來無相慰也

與沈嘉則二首

先生別後治水讓田遂無虛日治水使者
中百務有於一身先是使者下治水余
去後不可以與大役為言不滑請無何
不復更言死使者去歸而治水官

得罪上官兩日而集數千人河工遂起三日而都
使者親臨閱視得免於後言斯亦勤矣旬日來工
且就緒會天大雨河水漲溢工難卒完而田禾浸
思滄傷幸賴春間之圩岸畢修不至如去歲盡沒
乃萬人羈於河工众心惶駭隆又憇河工既難遂
完農事又復盡廢三十日冒雨疲馳往工所先散
大众而後白狀御史臺田野騷動隆方私念一行
而解萬姓於危難自差可快意隆不肖揀災卹苦
近遂以成癖日求稍積功行以當天心而報虞鍾

至憂勞萬狀立之專犯忌諱者多徼天幸此非不
肖所能知矣隆反覆念昔人言脩正尚未蒙福為
邪欲以何求勉強為善以安羨命斷不敢自墮甚
重負長者聞先生館於汝和宅作客有此賢主人
差不惡不肖因日濶勞薪久失修候平生自負
何而沈淪鄙賤如此惟稍得當立賢素心以為
慰君與遂買一吳姬自詫妙麗開之同住吳門
却換吳姬歸宣城馮生暨往江陰為聖前
此時先生不可不來佳晤此兩君當來

姻之約甚至指隙日以為正殊可喜小集敬徵惠
大雅汝和昆季幸致傾向田未尚未見枉羅浮硯
一枚天池茶一瓶辰砂雄黃各一緘奉上

讀由拳集序竒氣咄咄來逼人真舉龍文寶鼎手
快甚願余小子虛薄無足當先生揚詡爾天道淫
雨不肖徒跣且拜且行泥沒至鄰馭龍禁陽侯為
力良苦不意今春圩塘遂以收功河水高于田間
一二尺許而不入田不肖復駕小舸逃行阡陌龍
骨遍野車軋聲聞于四郊禾苗大生色父老成

言仗使君力今年不為災而天道更放晴歲可望
矣非但不為災水落土膏滋潤且可冀倍獲去歲
滄沒者無論其不滄沒者則倍獲此其驗也瘼
明月作半圭色河漢左界白雲微點不肖叩頭中
遽起徐步甚為此中父老喜知先生急欲聞故修
述之開之昨宿在頭質明駕快舫暫過華亭一日
少返縣在尚作數日留家田未徑拒吳門客王
後臺中未相聞故不及奉報今業從姜江過
一急是使先生未

遣至遂遣小吏與俱行奉邀行李先生幸遠夏一
輕舟見過固也知汝和汝脩昆季賢主人至則如
歸乃使司馬佐客百里內良久臨卽令媿欲走唯
先生速圖之

報開之

人言足下尚擁白雲高臥小君山上遣張史往促
行李東還數日不見報乃足下遂還就李乎不知
殊風颺從何處來搖落之感想當同之拙素刻著
精工重勞尊神僕於此道不深而片語入我胸中
便自絕倒亦一癖乎終當如玄晏先生浸淫其中
不問外事矣適有家長公之感荒亂失次君典與
孫姬及新吳姬同居郊園嘗挈新姬入城拜其母
夫人頗宜家室孫夫人尚未免身數日前曾有人
來書中令僕勸仁兄稍擇交息遊亦謂不佞也仁
兄領之不

由拳集卷之十八目錄

碑記

脩穎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禱雨記前

禱雨記後

重建勅封昭靈侯張龍王祠碑記

開化紀遊上

開化紀遊下

北征記

葦潁陽記

二陸先生祠記

管仲鮑叔廟碑記

由拳集卷之十八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記

修穎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穎上城東門面大河河從汴下走淮泗北折而東
衝激城垣夏秋間浩蕩湧衍包林蕪原隰穉雄隄
幾河故有隄水歲蓄隄地矣去城不一武而近來
壘壘灌城城且不支民備備焉朝不謀夕萬曆歲
丁巳春春金東海屠隆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老博士諸生曰隆不佞以主上命得從諸君子遊諸君子何以教不佞敢問治狀何先父老博士諸生起對曰善哉大夫幸辱此言穎之人福矣治寧有先於河者隄城衛也隄壞城將從之失今不治明年無可為者民其魚乎屠子愕然曰今何為凡以措意岷黎而安全之者也民其魚乎奚令之為也先是為穎上者何狀而至此曰治難哉穎小邑十九里爾歲若不登民貧而賦歛急逃且十之二三矣奈有一錢乎亡之河且柰何屠子曰其亟議

議是民安得逃逃寧能已乎於是衆議僉編宮中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又不可夫是役也秩毫民力矣失民之心而用民力葢以濟矣時嘗受命觀察朱公又受命郡守張公西公為治精明多惠政授隆方畧甚詳屠子議先捐俸同官亡不捐者而後下令百姓曰河務急矣此執事者之責亦庶首之患也今不敢以大功勤苦爾父老子弟而後爾輩各以其力助夫嗚非食土之毛乎爾士有言愛大水且至執事者行與爾父老子弟同

又何愛乎爾即恍惚赴公家之急生為高義致有
榮名而又免於患顧不休哉執事者其以大小議
功亡忘爾勤蓋令下之明日而捐金錢持牛酒糗
糗伐木登土耒耜者滿車下馬邑又苦無石則盡廢
邑治以風而徒步走百姓家借石一二父老子弟
爭為位焚香門迎至城隍西廡外有鐘鼓樓二甃
石可數萬屠子命取之衆為請曰樓縣鐘鼓廢樓
是廢鐘鼓也如神何屠子曰堂左右不可鐘鼓乎
置神以為民神依也水至民且喪其室家神將

安依令為民神宜亦有之遂取之他神祠亡不取
者又徧索郊以外殘碑斷碣壞橋廢寺於是有石
矣以萬曆六年戊寅春王正月六日屠子自為文
率父老博士諸生洎千夫長百夫長臨河而祭告
於大河之神是興此役屠子曰臨視者二閔卒為
更其老弱節其勞苦問其饑寒而煖休之卒感屠
子忠誠人人勸也始於正月九日終於二月廿有
九日蓋五十日而河工告成城下築土為路路外
為石隄下用巨石甃其上築木為鈞連而灌民其

中后隄之外復隄以土土隄之外植木為椿植木
之外又隄以土植木焉為土隄者三為后隄者一
為植木者二自東起而北走凡長五十丈廣五丈
高五丈五尺成之日諸君咸舉爵屠子屠子謝
曰自古歌吟思咏澤門未有不冒多口者今是役
也以民力且以民財而大衆爭先功成不怨奚論
不怨且也雖然序終始矣隆不佞何以及此豈
適有天幸亦或其民醑之效與不然則神之相之
也隄成告成事觀察朱公郡守張公兩公閱之喜
擗令以下有差衆議工成宜有碑乃亭其上剗石
碑焉於是屠子又為東門之歌歌曰浩浩東門流
波紆邱日落風起蛟龍起邪黑雲垂垂波臣呼邪
報子夜決翻具區邪水來平城民其魚邪民其魚
邪官蝦蛆邪皇德曠蕩九域宅邪河上之成一何
亟邪與東門者管邪靈神力邪

禱雨記前

屠隆為額上之明年是為萬曆戊寅四月有事於
春四之日大風明日人言額上大雨電傷麥苗

方食憂懼會噎幾殆歸視東郊原野空也稽顙謝
過自傷為令亡狀皇天嫁禍我民仰天而哭已入
中遠對邑父老又哭父老曰天禍下民遠矣他部
邑電災者汴梁以北建業以南多有之寧獨賴上
矣使君無為自苦隆曰風雨不避灌壇乎余寔不
德以召此殃也奈何以他部邑為解至五月又大
旱為文禱於城隍又禱於張龍王之神會里人曰
村巫降神妄言禍福隆察其有異繫■而慮得其
禱二日不雨隆曰天之降禍深矣而電為災民已

重不堪而又加之歲旱寧有嗟類者隆乃赤日曝
中遠從朝至莫越二日又不雨博士諸生齊民如
憐余環而涕泣者以百千數曰賴邑小不貧粟猶
支一二年歲旱民不即至死也而胡以苦使君至
此極為隆謙曰隆不獨為吾民且以盡吾心焉天
降災吾邑而方且泄泄業息陰就涼以自為愉快
吾思重有戮辱繫獨為民故吾暴日而書者庶幾
處一空則恐為知蓋矣為文者於神者二也願
舉過也

暴日中日晡乃已即夕雲起詰朝而雨明日又雨
然陰雲如黛雨不甚霑足隆又思入禱玄帝廟既
出隆忽與同官曰盍與諸君返玄帝廟待雨乎遂
返入後殿俄見上帝像坐羣神東偏隆驚曰此何
為同官曰其上故有玉皇閣下神像脩閣閣成而
不上今且數年於茲矣隆曰天子祀上帝諸侯祀
封內山川即神像下也安得有之而又令居羣神
東偏彼群神奚而安也且記稱上帝所居常有紅
雲擁護雖真僊罕得見其面而今居湫隘近樵豎
簡甚矣天之降罰無乃是乎即奚以專罪令為也
於是亟命上之隆與同官免冠頓首伏不敢仰視
先是嘗謀上神像聚三百人不能動而止至是才
須四十人耳如雲登馬異哉是時日向暝矣應時
大雨竟夕四郊霑足自是連日大雨嗚呼天異哉
夫上帝高拱上清其靈氣當不在是乃維天聰明
何不燭矣矧又百神在邪應時澍雨理或有之靈
而旱旱而禱不得雨禱而得雨而又微蓋至是而
後大雨如響也入禱玄帝廟既出矣遂不何為也

嗚呼可畏哉朝出禱夕還內舍寤日夜不休形容
顛頽無人色家人謂隆遂駭相視而泣婦心憐隆
亦同隆疲蒲伏稽首達曙期在必得雨乃已心又
私計禱祠如此而神卒不應將遂謂宵冥不可詰
嗟乎詎謂其如響也神理孔章可畏哉隆於此滋
惴惴息矣世之貪殘恣睢負心者豈誠謂天道神
明遠哉隆謂此事可用以自警亦可以警世也故
記之

禱雨記後

始隆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
夫雨暘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操也沈
寥尔矣北塊茫茫尔矣呼弗聞也吓弗應也諛之
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
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挽河漢而瀉之也大化獨運
適焉爾矣遭其潦也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
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
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
天適焉爾矣子暴而求必雨天且不雨而三日而

五日而百日子即立稿潁水之上竟不雨也弗遭
其遭矣子如天何天如子何則無乃不惠乎何為
自苦隆應之曰非也子不聞三誠之極乎夫精誠
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也精誠之極神明
通焉無不可為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
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器可廢也粗而入精
形殼蛻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烹可挾而六
幕可遊也大鵬蚊蚋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
合秋毫泰山泰山秋毫小大一矣不知彭之為殤

不知殤之為彭不知龍伯之為焦僊不知
為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
朗邪流而五嶽耶九河峙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
螻蛄者飛耶蟻而蛭蛇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
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
貴被裘帶索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
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
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
可回也月可捫也雷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

水可蹈也石可遊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
恠也哉。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為何所不有何
所不。而有為而為無有而有無為而為有而
無有。而無為無不自也無不為也有而為而
為理也人之所信也無有而有無為而為亦理也
人之所不信也人之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
夫員而方蒼蒼茫茫者何物皜而煌煌朗照八方
者何物嶮嶮而灼灼蒼綠而茫茫浩浩湯湯者何物
炎散砰彭閃爍而有光者何物鬣而清揚顛而目
眦頰而吻張手攫而足蹠有聲即即者何物令此
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恠乎六籍所載諸子所傳山
海玄經之所列齊諧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昔杜
山愚公不自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
河曲智叟啞然而哈之愚公不止也且堯堯子孫
平焉操蛇之神聞之惧其不止也告之於帝帝感
其誠夸姦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又有遣僊人
山中者求其不死之術僊人昇一木令穿石焉
穿乃僊其人受教無日疾愈者幾矣昔四十年

穿而僂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隆誠不惠無以謝諸公行休矣屠子語未畢而雨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上祠碑記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官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 以鳥蟻螻物有必化而况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炁而守神夫炁抱則累釋累釋則亡不之矣神守則器廢器廢則亡不化

矣故崧高為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為崧高也傳說為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為傳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而前通言華庶成錄圖務成尹壽真行之為柱下者幾度世乎烏可詰哉則又烏知宣城令之非龍龍之非宣城令也抑龍之物神故其為用大矣聖真託焉宮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潛泥涂而功配亭毒燠之則萬物立稿而沫之則四海含潤而操者去而及者

龍王者巫相傳類上人蓋焦氏臺故宅也乃託
稱絳綃九子之事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內
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隆以早禱於王故祠不崇
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雨也靈氣於昭乎烈哉
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宮祠焉而屠子為之記

開化紀遊上

開化縣者居太末萬山中倍好鬼信巫而多黠巫
者降神能手持利刃屠其腹巨斧斫胷跣足符夾
輒上口銜涕油嚙人着體處立焦而吻無所傷察

言往有巫降神一鄉人來觀心私念此偽為而不
信即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揉作繞指柔自縛遂為
巫其靈異如此玄同子曰此非神理即有之妖也
斯人惑不足道假令賢者遭之何能為祟人以此
同子為不情玄同子與諸生讀書山中中秋夜為
翫月之會坐至夜分玄同子先起登樓默坐微吟
有物從山外擲泥沙入樓檻玄同子私念此為山
中溪夜山魃木魅厲得無之吾不為動彼其為
何也玄同子曰此上泥沙且其

而入徑伏於地有頃又自地躍起玄同子不顧此物乃發聲咲則鄉里一惡少也又居山中慈恩寺夏夜玄同子與諸君納涼佛堂中至丙夜玄同子先登樓倚水檻乘月而觀清溪忽有一臣人赤面雲冠而無髮毛衣長絳衣自樓梯躍上徑投入玄同子臥榻倚榻而嘯玄同子自度此鬼物狂惡乃爾某不肖使此物敢顯肆神姦良可自哂丈夫六尺之謂何何為為妖物所動又何問焉默默相對良久知不可如何此物乃跳而起自褫其衣冠則

一醉僧也蓋同遊恠玄同子好為大語故偽託異物以恐怖之自後乃止又與一友人同宿一大家樓中主人同話至夜半別去方滅燭就寢即有是穀登樓詰之至半梯而息少頃此友人驚呼玄同子遽問之云適有一巨手冷如水鐵握吾面言此驚怖異常玄同子即起一手加其額一手按其鼻而湧為戲語云爾為何物敢無狀乃爾爾能加於吾友人胡不亦見患一掌爾或靈異能言吾且與爾談通又欲辨乎且乞高階不願與

笑僮父何畏若此友人至五鼓乃寤竟不知其故
茲樓高敞甲于城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理或有
之然不可知笑

開化絕遊下

玄同子少數竒遊甚困年二十歲就食開化渡鐵
唐惡風大作濤如連山舟幾覆而舟中人無人色
玄同子嘻咲自如幸獲濟同子者曰何不情若是
玄同子曰驚愕何為脫有不測驚寧能免乎極富
陽夜泊舟江口時同泊者數百艘夜半隣舟驚呼

有劫盜舟人惶駭無主偽為呼兵器狀玄同子曰
駭子何為吾舟寔無兵器而云云汝曹豈謂杜士
可虛聲恐喝也汝曹第坐無亂彼登吾艦則有傾
衣囊餉之爾已而盜卒不過吾舟去拉常山時曠
賊大發夜半舟泊城下忽金鼓之聲震天玄同子
不寐密推蓬窺焉見火炬匝地甚近呼賊大起就
舟人起驚失措矣玄同子念即大進至而賊何敢
身登岬入山谷中行數里天昏黑不辨行路至而
自念吾遊入山谷中即脫賊營而歸

矣乃尋故路而出則常山巨姓送喪車者蓋此中風俗如此越明日乃小舟抵一山下曠野止茅屋三四家玄同子携一奴行舟師二人邀奴取醉茅舍中更餘不來玄同子倚孤舟念兩舟人邀一奴去良久脫謀奴而襲主人翁何以禦之於是盡棄橐裝登山麓伺之有頃奴與兩舟師扶醉至比到開化艱苦百狀矣而主人者鉅豪不好禮玄同子至則負盟而謝客隣父老勸主人觀此子楚楚雅士業已盟而致之背之不祥乃留之留之而門弟

子者黠甚主人疲語玄同子曰家有一子頗賢明好學以故遠延先生不幸未至而之子即世此一頑童不可以教習故不敢以累賢者言訖室中有聲如雷則童子嗔其父兄之言而手探巨石擲於門中疲則率童婢數十人登陴逃行遇疲行者推擊之而主人亦橫一鄉所以遇玄同子者禮甚倨先是在賓席者率自附於詼諧為主人弄臣為悅取容玄同子獨方嚴正色無所阿主人家無大小戚疾玄同子一日童子邀玄同子遊於後園

同子不往童子曰先生何不近人情也往歲先生
與我曹邀於後園為家弟為其戶不得出云先生
試懸諸海榴樹然後出先生怒不可家弟咲
曰不懸不得出也先生不得已升海榴樹一懸而
罷而先生今者固滯乃爾夏月求浴於溪上玄同
子又不許童子曰去年先生與吾輩同浴為扼項
而沉於水者再先生何不許也其狂狡類如此士
友有過訪者一切呵止之門外有密謂玄同子者
曰君主人不可與居彼歲所推我田奴婢子井徑
之中垣墻之下白骨如麻睚眦加人人無敢仰視
者而君日以方嚴處之不能堪也玄同子以為然
乃去之後三年而復遊其地則伯子季子暴疾亡
仲為怨家磔殺兩孫亡其一其一在又坐重獄鉅
萬貫伶俜且盡嗟天道遠乎哉先是玄同子心不
義主人所為又疾諸子之黠傲也每舉天道好還
為戒則揚揚稱曰天命在吾難將由我其又何能
為玄同子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灌莽乎至是人以
為玄同子有光云後三年而遊於西安西安

遊諸子多屠沽家兒不習為禮讓久之饘粥常不
至玄同子安馬屢空跌坐而讀書怡然歲滿還多
負玄同子橐金玄同子不顧而去比登舟有持一
錢增直者玄同子曰吾非賣菜傭安所事增直投
金瀨水故時人為之語曰屠君悅慷投金於瀨

北征記

萬曆丙子屠子舉於鄉且偕計上都家貧不能具
橐裝至臘月始成行行至晉陵河凍矣除夕抵廣
陵大風雪問逆旅主人無一相容者徒步大雪中

稍委頓薄暮投一城外民家業廼入聚旅而謀語
憲宰不休屠子疑焉復冒雪出走一儒衣冠者迎
謂之曰君殆非常人暮夜何為者屠子告以故儒
生曰此中俗嫌留客獻歲不顧而去時漏下一鼓
矣託宿一山西馬戶明日登舟破水行疾抵卽伯
湖水堅不可破阻湖中長年告屠子曰第視五更
往東南風即亡恙若而風層冰四面如山來後以
濟矣屠子為道夕不寐至五鼓疾風大作是謂之
長年報曰而風雪來果如山來屠子壯念三

年東海布衣以一第故早命巨湖天也端坐待之
大冰砰湃相激比及即左右衝去無觸舟者故得
不敗天明會一大官乘巨艦數百人破冰而來得
尾其舟復還廣陵於是舍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
行是時積雪載塗山林阡陌間溪數尺騎時時蹶
至大麓長阪間一望浩淼銀海雖意態慘澹時
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屠子騎頗駿宵行
常獨先奴不能從單騎中天色昏黑沈寥
空闊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或遙聞騎雜沓來弓刀
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
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
徐曰書生爾亦竟舍之馳去若嚴霜被髮燧星在
衣緩鞚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悰往往使人
悽絕矣元夕拉徐州復雪暫解鞍覽彭城故都
項王戲馬臺作詩吊之其人嘯咤風生氣蓋一
其事雖無成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
牧馬足之基定開襟於此兼細火之燄明
行風色益動日馳一百六十里大

日宵行山谷中迷失道去僕夫輩且十數里山路
宵絕無一人影馬蹠莫知所之而晨光未動山
寂嘯野獸悲鳴屠子心頗恐乃下馬息道旁幸以
一劍自隨倚劍危坐忽星光之下見一巨物決起
過前屠子杖劍朗吟少陵詩不為動坐俟天明良
久僕夫乃至同行尋亦自悔馬入兗州界上多士
女鞦韆蹴鞠戲屠子行稍倦則下馬貰濁酒數行
取枯蘆燎火而觀蹴鞠過關里遙拜孔子墓至鄒
縣謁孟子廟古屋甚宏殿前松栢大可數十圍
枝葉剝落咸千年物也剝石詩詞不下數百通讀
之多措大語不甚爾雅敬瞻聖賢之風伍回太息
而去過東阿考齊相管子遺烈尋陳思王墓踰彌
牟之及抵燕京二月四日美差設自廣陵馬車
日疾行二千餘里既備車勞亦多險絕余故記之
以俟後世子孫考焉

黃穎陽記

屠子居穎既奉部檄移青浦後期殊促或
明此行賴父老于...

而徒步者踉蹌于道屠子固止之極八十里又
止之臨河而別慘動天地諸生各騎一蹇驢復走
大雪中三百里屠子辭焉痛哭不去屠子亦為泣
數行下乃相與疲入一茅屋中叙語佐以濁醪質
明復痛哭別去時迫於檄期勢不能挈室以行乃
獨身日夜馳而留老母及室人後葭邑中止安車
二既行而念老母年高室人新免身皆不可無安
車乃使人以車還而自乘一馬時曠野雪深數尺
疾風如矢體中挾纊若亡有黃沙晝晦只尺不辨

人馬明日雪益甚馬足陷冰雪中凍且裂鉅野
十里前無村落氓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入復
陷冰雪众各扶掖蹒跚行薄莫極一孤村落落落
茨數椽為大雪覆壓幾圮矣屠子與徒御投馬衣
服沾濡且盡求燎不得遣人四出拾枯蘆而燃之
濕衣可燃煙氣侵兩睫淚下村翁見來者來如
驚而逐客屠子以溫言撫之再三乃止身遂復
屠者來至屠子屢其凍走屠者歸屠者歸屠者
屠者歸屠者歸屠者歸屠者歸屠者歸屠者歸

頭積雪盈尺襟被如冰旦趨車馬行數里見
中群藍縷號哭而來屠子傳讞聞之皆吞曰吾儕
小人皆大梁民為官人拘於河上一歲冬月寒放
還單衣散盡而橐中亡一錢奈此寒天何去其家
高千里旦晚委於溝壑故哀傷而哭爾屠子泫然
憐遂捐金錢而後行其人咸哭拜馬首去而風雪
益厲屠子馬上太息曰屠生每出行必有風雪夫
屠生胡足言顧獨念此曹藍縷甚矣而文行過此
者其何能生還責命公乎操重典撲彈丸曷庶幸
犬騎出郊原射席逐狡兔南山則風雨熙濕也其
豈有說哉老母後叢間開險巖後借之嗟乎
役之難如此彼嵒棲野宿之夫非苟薄者乎
有見焉尚幸卒歲則取遣而已

陸先生祠記

夫賤華貴信且是操筆說難矣其
故世之無木鴻德者其

善之夫其在世也

合為萬世規荷不託空文委之飾畫為條傳於
窮與天壤共救乎即尼父恂恂萬節而乘寇亦籍
告來盡五千言非文章耶夫老氏豈取泚然玄素
也不佞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雲霞璀璨如
川焜耀然後悟此道之貴也諺者謂張司空華而
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三
五為用文為若猶未也奈何侈口而詆吞百區顧
之業司空妙識博綜多聞寧獨弄海兔龍鱗之唇
稱神智雄藻哉其大者精忠奮於國家熱誠播於

幽冥通儒願望彬彬質有其文故可貴也
生蚤歲以天才賸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湧於
爛於天星吾固得不論史稱平原伏膺儒術
不動即故龐本實之士莫過馬士龍清談
然矣或謂其周旋昏乳之朝幸與禍會為
是神夫黃鶴遊於汗池祥鸞舞於蘇林
未命乘由太康當其時

齊

子矣夫學至於死生豈易及哉其生也馳大於九州而其死也精魂感於二儀乃鴻福之文先生霍焉競爽至使君苗燒硯蔡公流血吳會秀異之氣實發於兩公譬之天鷄始鳴曜靈啟塗其有功於來茲夫矣兩先生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亭西鄙今兩先生墓寔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也

不佞來令茲邑既已祀兩先生學官復為之建廟專祀焉而并考其生平之操履使知不佞之非徒執鞭從事者不厭以其文是役也不佞遂請其事終之者部民陳謨蔡倫而祠基則俞孝廉顯所

所捐土田皆好義有志者得並書

管仲鮑叔廟碑記

桓上祠管仲鮑叔也善志管子桓上本也史記今冠有管仲鮑叔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顯上本遺考遂發虞虞注列于前管仲鮑叔

好事也。如樂哉。類故無。州陝池林。簾亭。機昔。名。然可資遊覽。又昔古今人物。寥寥甚也。鴻藻而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類獨若爾。寥寥也。覽。獨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董董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朕於茲。固前史之豔美。而豪華曠土之所奔也。而且罔為之。遠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關。即為觀雅致哉。土風誠朴。民習愇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關也。又俗不興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多。凍馬日斤斤。不遑抵宰。之期。幸始。薄情。學宮。刻。錄。

稍葺南北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堤。刻長碑。勅綠波亭。已稍增。朕於是捐俸。東金。不給。財。以士民所樂。助為西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讓。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暮市焉。莫不以其。榮。驚之氣。爭長。不下。管子。乘輔。齊侯。約。未。列。國。則。圖。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恩。豈。烈。哉。在。必。是。小。管。焉。夫。本。管。平。當。伊。尼。則。器。小。今。

爾令身為之何論。宦合即羣百夫。麾蓋之下。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林。不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絺。不得則稿。鮑士不得相知。則沒。而文采不見。管子信才賢。徵鮑林。則齊國一壘。囚爾。故仲之所為。鴻鬯鬱烈者。皆林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亦稱相知。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湏而掉臂去之。則市道也。叔之家。犬寧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深重感也。則祠鮑林。抑又可以風矣。

由拳集卷之十九目錄

傳

吾謹傳

關化令傳

少司馬屠公傳

王慶士小傳

程列女傳

沈嘉則先生傳

由拳集卷之十九

東海屠隆長卿

著

傳

吾謹傳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者篤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侷儻為任俠者負奇傲並謂天下才無如己者少讀老子後與余同解黃庭經余問諸書慨然有進學之志

宵然喪其六合馬已而僂竟不就久之益散棄
歸則依井開酒人劍客俠少年從事擊劔弄丸蹴
踰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騎出都
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
柰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吾氏自是墜矣且吾舍
人故長者何為令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吾舍人兒
有謹人言吾舍人無子何也謹誠不肖忝家大人
即如人言謹則何若乃遂稱吾舍人有兒也或曰
人言大都謂丈夫子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以

亢服宗則能為子矣謹笑曰此樸樾小儒輩事
誠若是於謹何有於是遂謝諸少年折節下惟讀
書為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盛飾冠服往執卷
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起過其前風動衣裾矣
五色爛然有司諾怒曰何物小生敢尔呼左右
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後行答可乎有司閱文
則文武五馬然文立就齊氣翻翻橫出有詩
天地吾乃棄夫一才子

司曰吾舍人兒安得爾爾若有如是才而不自
是挾狐白裘反衣之耳謹曰謹受教已留學使者
來遂得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
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絕不覽宋儒傳註
及試出人覆按其作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
先生亦嘗道此耶奈何令謹為老先生後此歸請
人曰疇昔之日人皆謂謹不肖不能取一第至謂
謹不能子今且如何以謹視一第直拾地上芥耳
而老博士諸生曰濫廩既若倉鼠然竟向首兜鄉

校何也邑人方豪負才好奢置衣千金謹聞之笑
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貸城中
富家亦置衣千金既偕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
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
出並往不得見謹怒歸後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
故人乃大怒謂人曰此吾故人子負才狂甚昔者
嘗五過我我以事不得見乃我往過之亦故人不
者五此何禮也故人心術謹且私及今

又抑置第三甲謹既不得舉首則心大憤恚不平
故人將薦之館職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
近蒼茫五嶽位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
惡其輕薄竟又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
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天子乃賜歸出都門
經黃河大陸渡楊子登姑蘇臺吊吳王夫差望虎
丘浮錢唐眺海門放意山川忼慨為詩訶往陸跌
宕恣肆播弄窳廊見者大驚失色遂居西湖昭慶
寺藩臬諸大夫皆爭交謹咸見敬禮以子弟授業

饒遺腴厚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避戶外屢常滿
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
學顯皆推轂謹才而謹獨強項諸公間與李何談
文章與王先生談性理之學率負氣矯矯雄辯
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謹相與浮酒
湖登飛來諸峰詩唱和不佳山人才高詩思壯
與居如韓白兩將軍對壘不相下嘗與山人對
縱譁千古遺語如奔海逐海山人前時為

之隨侯之珠。不以彈鳥雀。以珠之可貴。而鳥雀之
不足以彈也。子不見豫章之材乎。托根深山。培之
以上膏。濡之以雨露。宜其與華嵩同久矣。而卒夭
其夭年者。傷於斧斤也。甘井之水。源通長流。澄泓
湛碧。混混其出不窮。雖與滄溟比壽。亦可。而卒堙
沙石者。盡於汲綆也。夫形用則勞。神用則竭。人生
百年。量須臾耳。身非金石。何能久存。以百年易盡
之身。而馳騖於擾擾之地。何懼不殆哉。廣成子有
云。無勞余形。無挫余精。乃可以長生。故無聲爲神。

龜息龍藏。在物猶余。矧孕扶輿之秀。稟陰陽之和。
典是二儀。神靈萬物者哉。至人者。方將屏去外服。
遊於恬淡。塵囂不涸其府。醜華不消其和。故無待
天地而彫。三光養於獨也。若夫髮展靡秀。脣卷玉
袖。珠玉文錦。矯訝善舞。剽剽矚鮮。沉濁滂淫。是亦
枯精傷生。滅性此庸衆之所耽。非高明之所尚也。
老子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昏。故志無

入。濁水滅火。斯其爲害。不亦大矣。夫

遠矣。故論之。或曰。夫

火之娛忘其煎灼之戒是以隨侯之珠彈鳥雀
觸情而動曾不慮後吾恐刀斧伏於林第之下
大盜起於帷帳也竊為足下危之夫靈物至寶造
化所斬故麒麟斃於田父寶劍沉於重泉譬之寄
物於人經歲或忘寄寶於人取不越宿故楚大夫
賈長沙王文考王子安蔡伯喈曹子建謝靈運李
北海陳伯玉之流皆不登遐年其死也咸要修名
於萬世而其生也曾不得延性命於須臾乘之生
才寔難而又多超折夭促如列缺之光一瞬而滅

豈不痛哉推斯以談足下之才鬼神所忌葆真
愛猶懼不克追而天運之無乃不可乎謹擬然曰
是下言養生是也君所稱情短之歎沈痛矣
不達也。大鈞播物。回薄推遷。若寒暑之變。若
故高岸為谷。漫谷為陵。天山或為厲。居黃河或
衣帶。滄海或為桑田。城郭或為原野。極而復之
播冥靈。總結朝菌。綿促不同。為歎一矣。而天
年之間。如髮。子思為下。嗟歎。情亦甚矣。

泛濫不亦過乎。山人曰：非也。達人不能於萬物不
惕於死生，觀化無垠，脩身待盡，斯之謂遠覽之士。
而無累之人也。若委運主者，而救形求盡，竭精自
死，謂能任死生，不怛化，以是為達，不亦遠乎。謹性
既好，奢乎千金一擲，而盡不給，則盡出妻子衣服，
簪珥，佐之家，遂日益以貧，而謹者不已。又好詆訶
流輩，每見人作，或無當，輒大咲曰：小兒學語，一
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豪誇先成，謹後成，成而
示豪，豪遂袖其藁，不敢出，謹索之急，豪竟袖不出。

云：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摩竟坐，是死先
時年未四十，謹為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賦
出奇，詭如李長言，嗟嗟以彼其才，今天假年當不
止此，惜哉。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如
謹者，又皆不在，是以是多不傳。謹才幾於絕，汝謹
既死，其子不類平生所為，詩文藁多散亡。今謹
存什一，猶素在，敕笥中，余遊姑蔑，讀其文，若
蔑人為余，素善，詳於是，乃為之傳。

才氣好上人一不得志於舉首遂憤悶不平決
高逝甘於淪落田間嗟謹為豪舉過矣然謹亦豈
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謹良是其後乃竟聽其淪落
不收古稱佳佳大臣難矣哉嗟乎天既天謹又豈
沒其文令不傳余深心惜之乃力不足以振謹
傳其文第為之論著如此

開化令傳

開化令者楚人忘其名今上即位之二年與許
吏偕至京師下第選於天官得開化令車車之開

令貪酷之極君子揚
古隱惡何必作傳

化去縣尚三十里縣中大夫士若父老子弟咸持
牛酒郊勞故事凡守令至郡邑郡邑人贈賄都無
所受乃令一切受之違命從者橐而馳遂楚中大
夫士若父老子弟相視竊謂曰夫人情有初者終
終吏初政共晚節猶或病其貪今令甫頒節於初
輒所為若余矣他日庸詎可量乎是天下之大
也既下車視事則不視事乃日召吏民情詞
及卿之編戶贊產某也貪某也富而無

滿孔子所名傳士

說乃心皇皇焉若坐不安席者促諸生講罪狀
去
察於諸吏中陰賊驚狡可共事
者結為心腹日諷縣中諸富家大姓饋遺趾錯於
庭不厭則下令曰方今公家用缺貸於民間量其
貲之豐約而出貸有差所不即輸者吾且重法處
之民輸者半不輸者半或以事犯則謂之曰吾知
爾富諗矣爾以貲橫里中而以任俠持官府乃今
以事來是遺之死耳余謂吾力不足以殺尔耶卒
重罪之以故民皆大懼無弗輸者間有終弗輸而

卒無事可媒孽者則以飛語除中之監司於是民
益大懼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有罪者量其輕重
而行罰焉有一囚罰數金貧不能償名謂之曰若
有田產乎曰無之有室廬乎曰無之有妻子乎曰
無之則關三木暴赤日中數日無以償又會年
道上數日又無以償終無完無一貫者是而必
之為代償焉民皆咨嗟相驚嘆以訟為或曰

夫貴無訟以言訟為或曰夫貴無訟以言訟為或曰

誠者甚夥矣乃今察察焉數人何故吏民莫以對
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皆化之不好訟羣民
歟忍不訟無所事事則日遣卒伺察民間有交易
爭鬪及諸違禮法者輒逮捕之而又發諸高賈壓
貨析秋毫不遺一日出行見道旁沙汰者命械繫
之曰尔以沙汰為事所得日幾何對曰小人為業
微甚終日佞伏道旁爬梳剔抉臨流而汰之或
得毫釐或竟日無所得則枵腹止耳令曰尔給我
哉爾以沙汰為事獲何可量而又日行市廛貿易

繁雜中掩其不備則攫金以走爾真大盜矣罰數
金其贖債無恥類如此民既積得莫可誰何相率
而陰謗令令聞之怒乃令百姓告訐者賞又遣吏
無論晝夜密訪有告者平重治其人民於是盡大
懼父子兄弟相駭保室中無敢偶語戶外者令
舉精滑徹於部使者以其新令也而姑置之
不任秦失時矣氏曰鄭子產曰備聞君子長國

者無所不備也

余客遊開化親記其行事不敢言歸而傳之以
司牧者慎念之哉慎念之哉

少司馬屠公傳

少司馬公姓屠氏諱大山字國望其先大梁人宋
中葉避金雞始南遷句吳至諱季者再遷明州之
江壯家焉是為始祖其弟某遷秀州於是吳越間
有兩屠氏居明州者至太傅襄惠公瀟而始大屠
秀州者至太保康僖公勲而始大祖渭生儻儻生
公太父及父兩世俱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

伯祖襄惠公以泰山磨崖碑遺其太父故稱之
大山字曰國望以泰山磨崖碑故也公為童子時
風神秀異有俊才襄惠公嘗摩其頂詭客曰是兒
俊爽不凡他日當為國寶及長為人長貌偉岸
然至立居常好魁磊之節儉易自羞而大陰不
泄是為焚燬世其康寔為年二十三歲以
世宗嘉靖元年辛酉明中進士為

夷不設城府人人延坐盡歡咨謀治理文日發矣
老子弟問諸疾苦務盡下情以故太守下令去
不洞見閭閻隱痛者一時號稱神明州民積苦歷
唐下流水歲嚙城有蕩析憂公至悉力經營隄其
東州民賴之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為州郡患所至
駭然公以計擒之身掠數百不中公曰吾以智取
之是吾與彼妖角智也彼故得以幻術禦我我且
以忠信馱之詰朝再掠之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索
求水漿不得竟絕杖下舍州平陸南蔡州

卽公在南京善治法律家言大司寇雅重公者幾
獄必以煩公公用精明致物情出入明允而尤好
平反寃抑暇日與諸曹卽賦詩談笑其言直正
濟未業率舉中窳蓋隱然公輔之聖天子
吉美府知府治吉安寃大慶明一知治會則
操蓋備門處府然者正尚書府則公

中

公

府

知

府

治

安

賢起唐去無五年陞由東林察副使併兵徐
州為東林非道四方人物雜糅民悍而俗為
一以寬大鎮物而以沉毅彈壓姦豪淮徐按堵
貴溪相公在朝有蒼頭奴乘樓船下徐橫索驛
公執而箠遣之貴溪銜馬竟無他十八年流賊
黃標掠郡縣所至殘破公親督兵與戰平之都
使者戴公慧光祿卿陳公侃客死於徐公為之
歛收卹其孀使使護喪歸人以是大義公河決
梁民且旦夕魚公為置洪賑濟百姓流離來

夷得不為災至今徐人德屠公不休云陞山東
政司叅政尋陞福建左布政使時旣寧人太宰
冲李公默為國子祭酒買田將樂為將樂人
過半太宰囑將樂令為治之而今故不為治
怒為公切責令令故以禮處不阿雖為公知
令寔賢奈何以禁酒禁食本朝文
太宰亦重公能守正不附眾為公
為服太宰實有器量矣

州兩省討平之酉陽蠻界思州自王新建後平
後徃徃鼠伏狼貪出沒為毒至是竊發韓來使
部殺官軍所至焚劫為墟遠近戒嚴公以三省兵
出奇設伏左右翼擊殲之楚中遂平議者謂是從
也功不在王新建下陞工部右侍郎尋復以原職
巡撫湖廣 皇帝命脩太岳太和宮成 重善懲
勞劇賊李邦珍馬丰兒反公討平之李邦珍者曲
阜人駢脅多旅力蹄李千斤居大司馬幕府為其
室父殺人論死繫獄中邦珍聞之竟歸格殺賊

劫獄而去遂擁衆萬人橫行州郡殺一尚書兩侍
郎至宿州敗侍郎駱頴兵至德安公命鹿山知縣
葉震亨逆擊之擒其副將張金選賊衆遂敗退
馬三兒者邦珍妻能單善技術勇銳為兵每戰
則士為從室中下矢盡求福聞如而鹿山公使
此之人馬馳驅遂敗走公命侯務敬天下
莫遠術指揮才素生清和公三兒

聞公巡撫讓竟不以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制湖廣川貴三省軍務是時
苗民龍阿仔梗命全楚騷動公遣叅將孫賢討之
授以方略令設左右伏而自以精兵深入道獲苗
黨譚細奴賢撫之曰龍阿仔為梗西南邊鄙不寧
其奉督府命以重兵壓境且旦夕破足下能得阿
仔致麾下功伐不小此大丈夫封侯之日也細奴
受命乃以中秋夕置酒大會擒阿仔座上我軍衆
之直擣其巢遂平苗人辰州土官冉世蕃者年十

六以勇絕倫欲奪父冉元位計督府公不可予乃
以黃金百斤他珠玉珍寶稱是白金絨綺之屬
計使使馳至公家是時公子峻尚幼夫人率諸
曰女父清德中外其誰不聞今苗人以賂來而
之是獲女父之德也峻却之使者慙而還後
其事奉縛世蕃至棘門數其罪責之世蕃大
受在事不敢辭父位時東州父子相與
清衛之會及世蕃公然事起

秘也亦甚難獲彼能舉之我無抑之遂以而
部左侍郎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如故是時倭奴大舉入寇
樓船相望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焚燹一空七
團八圍將士戰死敵骨如山積血流成川總制兵
部尚書張公經以壯兵出戰壯兵不習水戰大敗
張尚書嫁禍於公有 詔放歸田里而故銜者求
釋憾不已遂被逮繫詔徵時公從將御史大夫簡
肅公僑以直節聞恭城伯陶仲文雅重御史大夫

而又嘗寃公以滿下四鼓上疏力救 世宗
釋公罪放歸田里公歸而幅巾帶笠儻然
耕桑海田置酒大會親故酒酣抗聲言曰
後某原不暇曠行其禍會燕惠齊某
送爾形如木馬戰戰軍大兩勇
血染金明

晴諸湖伏清... 在在有志... 上道經徐州... 余知為公... 日得見吾... 吾徐德博... 母也兒曹... 過徐距公... 及余移吳... 童子頗能... 君亡先公... 君亡先公... 君亡先公...

是入温夷... 全稱屠夫... 會公楚中... 車潭漢婆... 寒士與太... 往來飲酒... 更香燕坐... 更香燕坐... 更香燕坐...

更香燕坐... 更香燕坐... 更香燕坐...

必自童子愛公知公最深然公仕宦德業
晦不自言余或以為請笑不答以故世莫能詳
可述者重若此矣

王處士小傳

曩余漁釣海曲姑蘓王生釋登嘗東易東走楚故
表相國墓下義甚高蓋不減徐孺子風而又雅
才情藻思颯發余時居大海絕島中不聞至生
至亦無從物色余者比余出山為濠梁之行或
聞聞城下舟人報王先生來余方病極

聞王先生來甚憊病良已則起抵掌與語風雅之
道聞及王霸大畧經營當世之具其於時事
不平所潄意懸河倒啖蔗安石王猛之流
而下早之無論矣而自是乃定交比余又從
拉吳會則王生出其所為事人王翁若欲
記若情示余曰不暇先君布衣之行且
新余者晚後為事者為事者曰余

者暴而鵠起若斯之奇也則何庸以今觀其
之行烏乎而不有子若王生也王翁者豈徒儻
深智稱布衣俠始為豪舉卒歸柔澹則幾於聞
矣王翁者守愚處士也始以計然術起 武皇帝
時吳會洛洞為青王翁散錢倡農氓築隄捍水
操畚耒前歲以有秋而翁亦用是起家矣吳中
好奢王翁治家獨安簡樸閭閻有化之者會東
兵興師橫視鉅盜編民避兵甚於避盜而王翁
悅慨起曰夫猛王師不隊猛賊幾成供帳待

版是則疾猶宋人燕諸部曲而下蘇蘇感泣謂王
翁長者相戒無犯長者去買宅晉陵主人以病
難王翁翁曰第居此而病而無以家為吾室
老也於是感感者高長而尊其人來去
舍斯不謂行仁義而高長而尊其人來去
解其人之事而高長而尊其人來去
其後高長而尊其人來去

遠恭肅正潮遊之問歸人爭補慕悅此於漢
方管幼安云蓋無翁為夫先後易難窳後遊其
懿行其曠士之指歸則薦邪而有子若王生者矣
以文采表於世以光昭處士之令德則幾完美
吳季札之塋也孔子第表曰延陵季子之墓與德
至於今不廢也嗟乎王生而傳而翁而何用余
嘈者為

程列女傳

列女姓程氏若為美開能太初游藝無書

兩髮長委地光采可鑑推新相切之德
子委禽焉青陽富人兒徐佳者公侯程氏
其父推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公侯之
陽也徐氏有許圖之不能得則徐氏
有言終誓府誓者後下

其父推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公侯之
陽也徐氏有許圖之不能得則徐氏
有言終誓府誓者後下

在表言程氏曰夫公之憂死也難也一也公之
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妻亦怨偷生
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有老親善善事之撫養
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物之始而
許昏徐氏父勉高若逆者何其兄勉許張
也縣官曰有徐生不娶將殺徐生

有文徵且以督府命求昏其難矣
即而家不則其死而家滅矣
花買雲君以從是歲天節而徐生
所上其書勸程氏而程氏亦
威加於其妻矣

程氏亦上其書勸程氏而程氏亦
威加於其妻矣

與科女美金禮聘而登其堂其曰人不知其
則芳若程氏本和蘭稱科女不棄其室其
德末西鄙無錫儒名賢為之表著其德淡
蘭彼豈為人而芳哉

沈嘉則先生傳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夫行高其
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先生為
朗洞達矣文楨買僕用買賤而先生趨其
中授諸生業短賦其為詩其

沈公美萬言沈洋自恣沈公讀而詫之曰非
博士弟子居恒好靡落夫節風流自命其
柱之為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其
開放之氣一糞之於詩歌末其
落倏忽淋漓其止夫其
頌起聲其始出金其
沈公其美其其其

然無遠徼有酒失好士而善變焉西喜新
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矣如象徒史
生獨匡以大義正色亡所阿公亦雅博先生亦
遙望見為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未
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去爛柯山其酒
樂作命先生作饒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錄
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艸不聞聲胡翁翼然
軒先生須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直視陳延
猶小兒至令刻石山中之閩中借賓位

把醖呼武夷君意態縱逸旁睨一壺須臾公
命酒雜坐蓋不減庾公胡牀之興云而客有
歌姬妖麗者時胡公業已被酒呼徒兒為我
來少選麾下報姬且至先生正色起立曰
且盡明公可以行矣胡公為醖酌登車去
公以正皆此類也及胡公以功見饒
客星散先生驚目而走
士大夫曰東方

疆圉功曷茂焉而以說炮臣不佞心傷而為之
為司馬漉血白狀以故司馬死而其事卒白則先
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間往來吳越泛濫
唐登海門忼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澤
五湖陟洞濶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留金
昌尋要離專諸之遺跡往往託之咏歌寫其由中
跌宕遂杖馬筮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
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
天上歲星再譖先生亦自任不疑也曾將軍

葛有文善先生下獄當炮先生以計出之
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玉
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遊其間雅為所
數客海上最久與朱邦憲為莫逆交邦憲
十即與先生昵好而嚴事先生雖酒後
三吳名士世不絕頭顱交先生先生

送王善美名理去遠有歌

馬者張大司馬惟靜范少司馬堯卿皆
望也三司馬呼先生老友歲時伏臘非先生不
而先生顧益嶽嶽諸公間既老度世終莫能用
以山林自娛嘗語同志曰臣不幸以宰來是亦
當人主起迹羊承庶幾哉李鄴侯一動天蒸而
老籜冠命也每酒三四行微醺朗吟李白詩
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靖胡沙蓋疇昔奇
得展非孟浪已也晚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
長林之下或白日行遊市中市中譁謂緋衣

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而鄉里俗父
去先生好奇服詎世愚暗所謂龍性哉
定後來之秀翁然推先生以為生靈
好葉後進士歸如雲馬房子與先生
相往來時時往他處寓積先生詩
曰今天下有流節者天生是行
人之流矣

吾為若輩之一見如平生酒罷期至即中
曙矣自是每會必達曙屠子蓋以此面之禮
以此謂沈先生殊有道長者而屠子善折節而
之先生為詩兼漢魏六朝唐人所长而尤善古
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
文益疏宥有奇氣迺其魁瑋大節洵不媿其為文
世人徒知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則先生直詞
豪舉已哉四明故甬句東當句踐霸越時多
晉書至文章大業非不代有人若關中

登作者之場則先生實開洪

元馬今先

王徑胡有文若是即有之非

六至矣先生

才情並至神骨競爽玄境實

而靡所不

於朝堂證於正堂實此道也

近世位者

材則絕而馳請偏枯以為險

此而務

世而不廢教育之業則有先生在也

